

近代德国 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

〔苏〕K·C巴克拉捷著 涂纪亮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德国 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

[苏]K·C·巴克拉捷 著

涂 纪 亮 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20 8862 2

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 $\frac{1}{2}$ 印张 344 千字
1980年1月 第1版 1980年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 2190·008 定价: 1.45 元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康·斯·巴克拉捷是苏联著名的哲学史家，生于1898年，1922年毕业于格鲁吉亚梯比利斯大学，其后一直在该校讲授哲学，1930年任教授，1940年任逻辑教研室主任，195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哲学系主任，并被选为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1970年去世。他起初主要研究黑格尔哲学，著有《德国唯心主义中的辩证法问题》(1931)、《逻辑学》(1951)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1958)等著作；晚年转为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著有《主观唯心主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1955)、《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第一卷，1960)、《存在主义》(1962)、《实用主义》(1965)等著作。在他去世后，梯比利斯大学于1973年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的《哲学著作选》。

《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一书原计划写三卷，这里译出的是第一卷。作者在这一卷中着重评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德国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庸俗唯物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内在论哲学、批判实证论、新康德主义以及胡塞尔哲学。根据这一卷的内容，我们把它改名为《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作者对上述各个流派，特别是对新康德主义的各个支派以及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和纯粹逻辑，作了较详细的评述，提供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作了一些分析批判，对研究这段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本书评述的几个流派，也正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批判的那几个流派，因

此本书也可以作为学习列宁的那部光辉著作的参考资料。

本书第二章《经验批判主义和马赫主义》由胡平译，第三章《内在论哲学》和第四章《“唯心主义的”(批判的)实证论》由卫道治译，涂纪亮校，其余各章由涂纪亮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恐有不少译得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前 言

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差不多没有一本批判性地阐述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主要流派的著作。

本书是想系统地阐述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一种尝试。作者打算分三个部分阐述和批判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流派。这里发表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是德国哲学史，它包括从庸俗唯物主义的产生到新康德主义学派的解体 and 新型的柏拉图主义(即胡塞尔哲学观点发展上的头一个时期)的诞生这样一个时期。

在对所阐述的各个流派进行批判时，作者始终力求以列宁评定唯心主义的下述原则为出发点，“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Dietzgen)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①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38卷，第411页。

绪 论

1.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恩格斯）当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质同德国古典哲学是有区别的。相应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性也和1848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区别。

在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机械唯物主义形式的思想体系。它作了这样多的准备和具有这样大的力量，以致能够把所谓第三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胜利地奋起反对封建贵族。它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促使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德国的发展由于一系列原因进行得较为缓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推动了德国，特别是它的西部省份的资本主义发展。

如果说，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么，从三十年代末起，德国资产阶级已开始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权积极进行斗争了。

但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随着资产阶级一道产生和发展着。同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一起产生的新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德国资产阶级在同一时期里，对于封建贵族来说是革命的，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领导了1848年的革命，当时它已经有力量站出来反对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封建贵族。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的，还有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前者不满意沉重的捐税，后者被封建主的剥削弄得疲惫不堪。与资产阶级联结在一起的，还有反对大工业主，反对资本家的城市无产阶级，它推动着资产阶级前进。资产阶级之所以成为革命的领导，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后面推动的结果。

所有这些不同的群众，都站出来反对封建专制的和官僚政治的国家。

德国1848年的革命，一方面“按旧的方式把一切保留下来”(恩格斯)，另一方面也在实质上给与“资本以发展的自由”(马克思)。

与法国革命相比，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也是有其特点的。诚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从1848年起，德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地发展了，现在正在经历它靠投机取巧而达到繁荣的高潮时期。”但是，封建贵族仍旧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从革命时起直到1871年，资产阶级与贵族(容克地主)之间的斗争一直继续着。斗争围绕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着：或者是沿着“美国式的”发展道路，或者是沿着“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1871年，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终于胜利了，通过普鲁士王国实现各个德意志公国联合的道路也终于胜利了。

实际上，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从未达到法国资产阶级所达到的高度，它一开始就是软弱的，因而也是胆怯的。它幻想革命，用德国哲学的抽象语言把法国革命移植过来。后来，当它积聚力量向封建贵族进行斗争时，它发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敌人(无产阶级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一彻底的革命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而且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就对容克地主进行妥协。容克地主自己也必须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个情况也促成了这一点。这就是“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在这样的形势下，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可能是怎样的呢？

黑格尔学派的瓦解，除了导致黑格尔哲学的反动本质得到发展之外，还导致他的观点趋向激进，导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可是，资产阶级没有比以左翼黑格尔学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更进一步。

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形成。马克思起初是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者（列宁）。但是，当时左翼黑格尔学派并不是革命者，而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是革命者了。他对当时的一切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特别是进行了向群众和无产阶级发出号召的“武器的批判”（列宁）。

1848年革命后，意识形态的局势，特别是哲学方面的局势，已经十分清楚地确定下来了：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是其他一切哲学流派，它们相互之间往往是不和睦的，但所有它们都是或明目张胆地或隐蔽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叔本华和哈特曼使反动的容克地主十分迷恋，而资产阶级则庇护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激进派的观点。起初，资产阶级借助于庸俗唯物主义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后来则借助于新康德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内在论者以及很多诸如此类的流派的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

2. 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在表面上是浑然一体的，但却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与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之间的矛盾，而且

还指他的体系内部的矛盾。黑格尔体系中的绝对者就是天启宗教的上帝(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内容和宗教的内容是一致的,仅仅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是,与此同时,上帝在自我意识之外不是现实的,上帝只有在人的意识中才能达到自我意识,因此它只有在人的意识中才是现实的。自我意识在哲学体系中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逻辑过程,因而是超时间的过程,可是自我意识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的,因此具有在时间中发展的性质。特别是,基督概念是作为神人的实在人格出现的,但在这个概念中又包含有人类的观念。一方面,这是神的人化的实在过程;另一方面,这是绝对者的辩证的异化,即逻辑的异化,以便在最高综合中与“自己的他者”复合为一等等。

黑格尔学派内部各派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在逻辑上是由黑格尔体系中的这些矛盾决定的,社会条件则决定了它们的观点的政治方面。

黑格尔学派的分裂是从他们对其老师关于宗教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的观点作不同解释开始的。他们在解决政治问题上的分歧,除少数例外,也是与这种分歧相对应的。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他们组成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和右翼”。

右翼黑格尔学派(格布勒、焦舍尔、亨利希斯)用正统基督教精神来解释黑格尔的体系。他们承认上帝作为个人的存在,承认基督作为人神的历史性,承认灵魂不死。左翼黑格尔学派(鲍威尔兄弟、鲁格、施特劳斯、费尔巴哈以及——在一定保留条件下——马克思)用泛神论精神解释黑格尔的体系,认为实体是在人类中实现的,否认灵魂不死。

布鲁诺·鲍威尔(起初曾经是右翼黑格尔主义者)走到了无神论,并认为黑格尔的观点也是如此。

黑格尔学派的极左翼迅速地走向唯物主义，诚然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但这个事实已经表明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的衰落。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和影响。

但是，问题在于，不仅鲍威尔兄弟等人不能克服黑格尔哲学，甚至连像费尔巴哈那样的唯物主义者也不能克服黑格尔哲学。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体系进行了批判，但是，他们不能从黑格尔体系中解脱出来。马克思指出，这些批评者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打算着手详细地批判黑格尔的体系；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从黑格尔体系中取出某个方面，并且把它和整个体系对立起来，同时用这些观点去批评其他作者。马克思认为，在这次批判中，这些作者的某些关于基督的起源的著作是唯一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要说它们是片面的。

左翼黑格尔主义者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不能克服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他们已经不赞同黑格尔这样的思想：人类在普鲁士王国中达到自我意识，人类的历史到此就结束了。但是，他们也不理解黑格尔是根据什么得出那个思想的，他们责备黑格尔用自己的思想去迁就现实；当然，他们也不理解今后人类的历史将遵循怎样的道路发展。

费尔巴哈虽然站在唯物主义观点上，并用自己的批判武器去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神学体系，可是，甚至他也不能批判地克服黑格尔哲学。他批判了黑格尔体系的神学本质，要求把哲学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把哲学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可是他自己又企图建立新的宗教。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时，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方法，没有察觉出黑格尔方法的合理实质，认为辩证法只能和唯心主义而决不能和唯物主义

相容并存。

费尔巴哈虽然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可是他也不理解这个学派的实质，认为唯物主义是“庸俗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他把辩证法和唯心主义一道抛弃，因而必然合乎逻辑地要去建立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体系，而这个体系又合乎逻辑地决定了他的唯心史观。

尽管费尔巴哈与左翼黑格尔主义者之间有这一切区别，但他实际上同样是以黑格尔体系的某个范畴、即主体范畴作为出发点的。对于实体，黑格尔曾经写道：必须把它理解为主体。费尔巴哈则把黑格尔的实体降到地上，并把它变为实在的人。但是，这种实在的人原来是生物学上的人，抽象的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的人。

所有这些缺点——虽然在他的哲学里有一些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只一次地谈到这一点。——都是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脱离政治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克服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像费尔巴哈要求的那样把哲学和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而且首先把哲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这本著作里，我们既不谈论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也不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般说来，我们的任务是叙述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其中包括这篇绪论的任务也是叙述资产阶级的哲学史。

黑格尔学派瓦解了，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个顶峰中含有的全部积极因素的唯一继承人，结果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自身。

不仅在黑格尔学派之内和在黑格尔死后，而且在黑格尔

学派之外和当黑格尔在世时，都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批判，并在资产阶级哲学领域内开辟出许多新的道路。

诚然，当黑格尔在世时，以及在他死后的某一段时期里，几乎在所有的大学里都讲授他的哲学体系。因为黑格尔的门徒差不多占据了所有的哲学讲坛。但是，除黑格尔哲学之外，毕竟出现了一些与它尖锐对立的哲学思想流派。当黑格尔和他的门徒在世时，这些流派企图阻止黑格尔哲学的胜利行进而未获成功，但在黑格尔死后，在已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下，这些流派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我们不得不简略地谈一谈同黑格尔哲学对立的某些流派，因为，第一，要提供从黑格尔体系统治时期到六十年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概念；第二，其中某些理论虽然在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但在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在二十世纪初，却起了明显的作用。

3. B·鲍尔查诺 (1781—1848) 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非常有趣和独具一格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大数学家。他的观点——无论是哲学观点或数学观点——对他的同时代人差不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在二十世纪初，在他被胡塞尔“发现”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对资产阶级哲学发生明显的影响。

尽管鲍尔查诺比别人先想出了近代数学的许多原理，但他的数学著作已经不能对数学的发展发生任何影响了。

鲍尔查诺在其主要著作《科学学说》(《Wissenschaftlehre》，四卷，1837年)中阐述了逻辑学说和认识论，这一著作在二十世纪初成为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对象。

鲍尔查诺的严谨的数学思维是不能与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思辨相容的。他指责他们思想不清楚，并激烈批评他们的思辨体系。但是，这只是就逻辑学说和认识论而言，至于

数学，那么鲍尔查诺自己也没有摆脱受天主教精神支配的形而上学思辨。

《科学学说》的主要问题就是“自在真理”问题，“自在的”表象、命题和推理问题，认识的可能性和发明的技巧问题。

在鲍尔查诺被胡塞尔“发现”之后，有人把他看作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最伟大的逻辑学家。然而，他承认逻辑是实践的学科，并把它定义为一门关于如何在教科书里阐述科学的学科，这是与其著作《科学学说》的基本内容相矛盾的。

鲍尔查诺的逻辑学中的主要内容，是他关于自在真理的学说。自在真理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甚至费希特在其哲学活动的末期也谈到过自在真理。与以往的思想家们不同的是，鲍尔查诺建立了完整的“自在真理”学说。

首先，他把判断的活动和判断的内容区别开，并把后者称为命题（《Satz》）。命题不是判断，因为，不论有人把命题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不论有人想到它或者没有想到它，命题始终是命题，自在命题作为思想的内容或者作为判断的内容，并不具有存在。它既不产生也不消失，产生和消失的是关于这个内容的判断，是关于这个内容的思想。

“上帝无处不在”这句话的内容并不依赖于说话的活动。它既不依赖于说这句话的次数，也不依赖于说这句话的时间。毕达哥拉斯定理不论被何人说出，也不论它何时被说出，它的内容始终是一样的，它既不依赖于说话（思考）的实际活动，也不依赖于时间。

“自在命题”是存在着的，但它的存在不是实在的。鲍尔查诺不是为了“自在的命题”否认存在（《Sein》），而只是否认现存的 存在（《Dasein》）。理论的科学学说的对象，不是实在的过程，不是心理的过程，而是话语的内容，话语的

含义^①。

“自在表象”是“自在命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客观的表象”，所谓客观并不是说表象具有客观的意义，而恰恰是从直接的意义上说，即表象之所以是客观的，这是因为它不依存于主体，它不需要形成表象的主体。它不具有存在，它只不过是“在于”(《besteht》)。即使它被许多人所思维(表象)，它也只有—个，并不增多。“自在表象”不是表象的对象。表象的对象是与表象相关的、表象所对准的那种东西，不论它是存在的或非存在的，那都一样。

“自在表象”作为“自在命题”的组成部分，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真和假这些宾词都不是它的特征。

知道了“自在命题”的本质，那就容易确定“自在真理”这个概念了。“自在真理”是那样一种“自在命题”，它按照“对象”的本来面貌去表述对象。对象不是某种必然存在着的—东西。自在真理也不要求任何人去思考它或表述它。

可以把通常用以说明“自在真理”的例子表述如下：某棵树上的树叶是有确定数目的，不论我们知道与否，它们本来有多少，就有多少。“自在真理”恰恰就是这种确定性，而不是别的。“自在真理”不是以事物、对象的形态存在着，然而它是有的(es gibt)。

“自在命题”、“自在表象”、“自在真理”并不是某种在物理上或心理上存在着的—东西，而是“观念的统一”，像胡塞尔在发挥鲍尔查诺的学说时所说的那样。

否定真理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否定自身中包含

^① III·卢楚比捷：《鲍尔查诺和科学理论》，《哲学和心理学问题》，1912年，116—117期。

着矛盾。对真理的否定就已经是一定的真理，而既然存在着一种真理，那就存在着无数的真理，因为对于每个真实的命题都可以说出一个新的真理，就是说，某个东西是真的，某个命题是真的，等等。

但是，必须指出，鲍尔查诺归根到底没有能够彻底地贯彻他关于“自在真理”的观点：真理始终是存在着的，不论有人想到它与否。

真实性也如虚假性一样，通常都被说成是属于思想的。如果我们说真实性和虚假性是判断的属性，那么这里所指的当然不是判断的心理活动，而是判断的内容。判断的内容不依存于主体，不依存于人，不依存于人类，而是由事物的状态决定的。

鲍尔查诺指出命题、真理是自在的存在着的，不依存于表达它们的思想、判断，但他最后又得出这样的思想：判断和“自在真理”是被上帝思考的。这样一来，“自在命题”和“自在真理”仍旧是思想、判断，真理是上帝的那样一种判断，它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表达事物；而对于人来说，真理仍然是自在的，因为它能够存在着，即使它不被人所思考。

在胡塞尔思想的影响下，鲍尔查诺往往被说成是所谓“纯粹逻辑”的代表人物。诚然，在胡塞尔提出“纯粹逻辑”学说之前，他早已提出关于超时间的“普遍真理”的逻辑王国的观点，即关于非实在的对象的领域这种观点；这些对象毕竟又是“存在着的”，它们之间有着不以认识主体为转移的根据与结果的依存关系。所有这些论点都构成了胡塞尔的“纯粹逻辑”的基础。但是，鲍尔查诺没有从这些论点中作出相应的结论。正如我们已指出的，他认为逻辑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因此是依赖于心理学的。大家知道，这后一个论点是与“纯粹

逻辑”的观念根本矛盾的。

鲍尔查诺在其逻辑学说方面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它对二十世纪某些哲学流派起了特殊的影响；可是，他的形而上学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却是湮没无闻的，甚至在他的逻辑观点得到复兴的时间里也是如此。

与康德相反，鲍尔查诺承认认识自在之物，首先是认识上帝的可能性。

鲍尔查诺为天主教作辩护，认为它是最好的宗教。他认为证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存在是可能的。

鲍尔查诺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设想世界：世界是由不同等级的灵魂组成的，其中每个灵魂都具有一定的表象能力；物质的物体也是如此，因此在物质的物体和精神的实质之间的差别只是等级上的不同，这样一来，在无机界、植物界和动物界之间，也只存在着等级上的差别，因为所有它们都是由灵魂(单子)组成的。

我们在这里完全省略不谈那些我们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灵魂原来也拥有一部分肉体，在未来生活中，灵魂的特性如感觉、想像、思维等等将要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4. 阿·叔本华(1788—1860)。其主要著作有：《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Über die vierfache Wurzel des Satzes vom zureichenden Grunde》)、《世界是意志和表象》、《附录和补遗》(《Parerga und Paralipomena》)、等等。

叔本华自己就指出，他的哲学是在下列哲学流派的影响下形成的：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按照这种学说，“世界是我的表象”)；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它断定理念的客观存在)；佛教。